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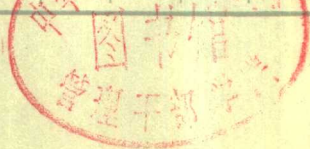
地之子 建塔者

台 静 农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原本选印

院图书馆

7



000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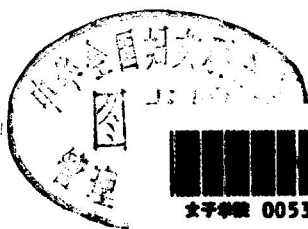
I-47.7

123

台 静 农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原本选印

地之子 建塔者



女子学号 005365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三〇年八月由未名社初版，列入鲁迅所编的《未名新集》丛书。《地之子》辑作者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间作品十四篇；《建塔者》收一九二八年作品十篇。此次依初版本重排，只对个别错讹作了校正。

地之子 建塔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2}$ 插页 2

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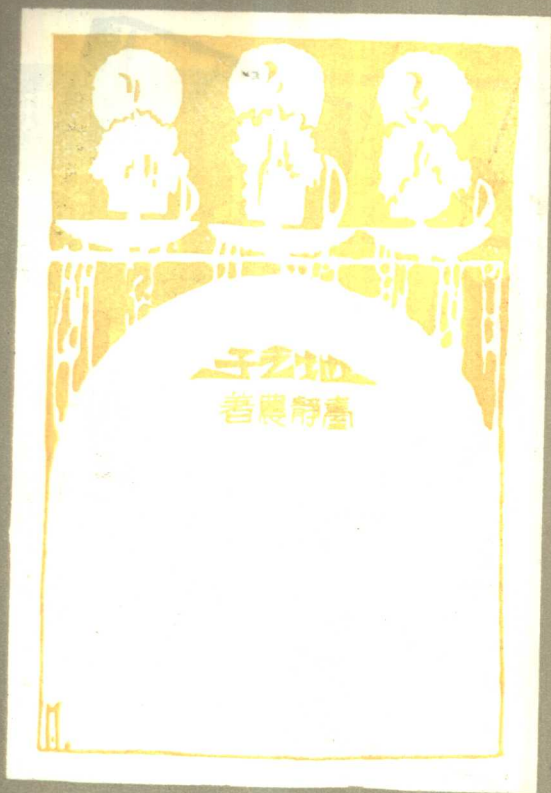
印数 00,001—16,600

书号 10019·3693

定价 0.74 元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为保存我国现代文学资料，满足研究、教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将陆续选印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的部分现代文学原著。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显示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原本封面



原本封面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第二批书目

- | | |
|---------|------|
| 地之子 建塔者 | 台静农 |
| (短篇小说集) | |
| 怂愿 喜讯 | 彭家煌 |
| (短篇小说集) | |
| 作家论 | 茅 盾等 |
| (评论集) | |
| 分类白话诗选 | 许德邻编 |
| 海滨故人 归雁 | 庐 隐 |
| (小说集) | |
| 财主底儿女们 | 路 翎 |
| (长篇小说) | |

AAA52/04

目 录

地 之 子

我的邻居	3
天二哥	14
红灯	20
弃婴	28
新坟	35
烛焰	42
苦杯	49
儿子	57
拜堂	66
吴老爹	73
为彼祈求	83
蚯蚓们	92
负伤者	100
白蔷薇	112
后记	117

建塔者

建塔者	121
昨夜	126
死室的彗星	135
历史的病轮	152
遗简	161
铁窗外	168
春夜的幽灵	173
人彘	177
被饥饿燃烧的人们	184
井	191
后记	203

地之子

献给素园

我的邻居

浓霜在朝阳未出以前占据了大地，天气越发寒冷了；时钟虽然到了八点，我仍旧在温暖的被窝中留恋着有如一条蠕虫。反复的思量，下就了决心，以为时间是再不许迟留了，于是带着不平象被人欺负似的离了床褥。

严冬的侵袭使人变成怯懦，竟不愿走出房门一步，所以课也不去上，固然在课堂上所得的只有无聊和疲倦；窗幔揭起，单扇的门洞开着，这时阳光慢慢的经过了门限和窗上的玻璃，直射到床褥上，又反映着红漆书桌上所陈列的墨水，钢笔，小钟，镜子，分外的辉煌。

我斜倚在藤椅上，负着阳光使全身温和与舒畅，正如一个老年人在阳光之下消逝他的末日；我手里拿了一支烟轻轻地吸着，烟气弥漫了这矮而狭小的房间，与阳光互相辉映，顿使我回到过去的梦境与寥廓的远天，心是象狂风中的波上的小舟一样，荡漾得不能自安，正如老年人在他末年的回想的国土里得到的不安和悲怆。

“今天借几个钱用。”送报的慌张地闯进来，一面从他的

布袋里抽着报，一面带着恳求的口吻说。

“要是有钱，就早给你了！”我好似从梦中刚醒过来。

“不是，已经三个月了。”送报的嗫嚅的申辩着，耸一耸他的肩膀依然慌张的走了。

于是打开报纸，很迅速地看见他们一群人是如何演着战争的把戏，在迫击炮、机关枪、地雷、飞艇之下的无数的死者，我对于他们没有丝毫的惋惜，或如一个慈悲的女人；中国人尽多呢，打杀也是有趣的。

我翻到第二版的时候，看见了一条关于日本的新闻，说有暴徒某，朝鲜人，谋炸皇宫，被警察擒住，已于某某日正法；该犯年二十余岁，身材短小，面微麻……。我的心因而又回复到方才不安的状态中了。

我扔开报纸，两目凝视着虚空，青烟同阳光环绕着我的左右，我不愿深思下去，只是他偏引了过去的许多景象一齐奔驰到我的脑里。

二

这正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午饭后拿了几本讲义去上课，走出公寓的门口，看见一辆人力车在门旁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个少年，提着一只柳条箱子，人很短小，穿着短的衣服，显得十分的精悍，此时以为同学中的学生军，我便不留意地走开了。

我们彼此不注意或轻视，在大学的同学中这并不算奇

迹；因为同学的虽彼此住在一个公寓里，尚没有一点关系是决不会往来的，不管你是时间再长些或彼此以至于毕业。

待到下课回寓，天已黄昏。

扁豆初著花，白蓼刚长过短墙，牵牛无可攀依地盘伏在地上，青嫩油肥的玉簪叶发满了一盆，紫霞灿烂在西天，反射着全院中的花草都变换了颜色；我默默地倚着门旁，静听隔院的《梅花三弄》，终日的疲劳都消失在美丽的黄昏里。

“伙计！”一种粗糙尖利的声音，从我隔壁的房间里发出。

这时我才知道我得了一个邻居，同时我便诧异起来。邻室的面前有一座高墙，将阳光完全遮住了，即使在正午，屋子里也显着阴森的气象；大学的同学为什么竟有愿住这种房屋的，如同从太阳照临的世界搬到坟墓去；说是房钱便宜罢，但是我知道公寓的主人是从来不会有便宜给别人的。我要不是为了债务关系，早已搬开了；因为我对于我的隔壁房间，时时存着恐怖，以为是魔鬼的窟宅；夜半醒来，就是听了耗子声，便认为隔壁的魔鬼作祟，于是将被条蒙着头，吓得一身的冷汗。

当晚我便放大胆子，看书或胡想直坐到十二点钟，因为我已经有邻居，并不胆怯了，我相信邻室的魔鬼已被生人逼走了。倘在往日的晚间，那我无论如何是要比隔院的同学睡得早，在床上犹能听到他们的胡琴，奏《梅花三弄》。

三

这位邻人好象是终日都蛰伏在这阴森房里。

他的房门总是关着，也不见他有朋友来访问；偶然可以听到他叫“伙计”的声音，但是“伙计”一进屋，却又听不见他有什么吩咐，想是除了用手势要开水以外，别的也没有什么大事情。

细察他叫唤“伙计”的口音，沉重而且尖利，好象一个军人在战场上发令似的；虽然并不象长江一带的人或北京人，却象广东人初到北京学着北方的声口；因此我便私自拟定这位邻居是广东人。

他独自过这样孤独的生活，我便疑惑他是中国哲学系的同学，受了宋人理学的影响，决然离开朋友，逃到这卑陋的房中来习静和打坐，度他的理想的非人的生活。

但是这位邻居要是我那天在门外所看见的矮小而精悍的人呢，那我又立刻可以推翻我所假定的这位广东老是一个理学家。

他究竟是否我们大学的同学？对于不相关的人加以种种的推测，自己也知道是很无聊的，况且又不是一个侦探；但也无法将这无意识的纷乱的思想推开。

因此我急于要见这位我所假定的广东老的相貌，好驱除我心中的疑惑。

事实正如我心中所想的那样容易的实现了，

第二天下午完毕了我的功课时，太阳将要飞过墙壁，正辉煌的照着房顶；天气虽是初夏，但北京是大陆气候，只要阳光一离地，人便觉到轻松与凉爽了，虽然有时还有余热存在。

这时我缓步走到公寓前面，便听得我们的小院里皮鞋格格的响，我以为我的朋友A君来邀我到S女学校去看跳舞会了，因为我们约定这天要早些去，事后好多得些评论的资料；于是我很快的走到我的小院，不意竟不是我的朋友A君，却是我所假定的要见的广东老；幸而我没有预先招呼：“老A你来了！”不然，倒有些卤莽。

这位广东老也许没有看见我这种张皇的情形，他的双手放在他裤旁的两个口袋里，从他的门口走过我的门口，又从我门口走到他的门口，皮鞋格格的响。

他是不是我们大学的同学呢？当下我所能决定的只是他并非一个习静打坐的理学家，万一有谁再要坚持，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了。

四

他的神情使人一见面便有些奇怪，脸上微微有些麻，双眉如两把短刀，往下威着；身体并不雄壮，然而非常的精悍；他的头发已经脱顶，却不象一个秃顶的老学者，还是少年的英姿。他宛然是一只饥饿在腹中燃烧的鹰。睁开眼睛四望之后，双眉便立刻攒聚起来了。

他穿的是一身破烂的学生服，统是灰色的，就是面前的扣子，也不能完全存在；他浅灰色的衣服，越显出斑斑的肮脏，使人远远地便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原先就有的斑点。即如他那格格的响的皮鞋罢，前面是裂了很长的缝，后跟也歪了下去。

不知怎的，我的脑中灵敏地感觉着，这位广东老决不是老实人，说不定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也许是江湖上的大盗，犯了案子，装着学生躲在我们学生公寓里；要不然，他为什么单选了这间阴森的僻静的房屋呢？在这深巷中，向不为巡警所注意，是很容易地逃开这般人的眼线的。

因此我联想到他插在口袋里的双手，是毁灭过若干人的生命，而且曾被鲜血染污了有如朱红的颜色；这精悍的身躯，想也曾压迫过许多妇人和闺秀，伊们看见的时候，该是如何的恐怖啊！

我的思潮重新的纷乱了。

从前，隔壁的房中是魔鬼的窟宅，现在他却是魔鬼的真身，悍然占据了这终日不见阳光的房屋了，而不幸我又作了他的邻人。

当他在院中格格地徘徊的时候，曾经冷然地向我一瞥；从这一瞥之后，他的恶毒确已穿进我的血管中，在周身环绕地跳动着；当晚我晚餐后便想立刻就寝，再不肯等到夜深了。

我抱着不安的心在床上辗转，不幸不能安然走到梦乡；本想依赖前院的胡琴和《梅花三弄》，好放胆睡去，但是星期